



春日美如画

文 / 图 蔚文波

阳春三月，春风拂过秦巴山脉，漫进汉中盆地，仿佛上帝不慎打翻了调色瓶，将万千色彩泼洒在这片沃土之上，晕染出一幅诗意盎然的春日画卷。

李花缀枝，似雪覆霜，一簇簇凝着清光，在风里轻轻摇曳，藏着几分清雅的韵味；樱花燃情，粉白相间的花瓣缀满枝头，如霞似雾，风过处落英缤纷，铺就一条浪漫花径；桃花灼灼，映衬着农家小院和湛蓝碧空；玉兰凝芳，白者似玉，紫者如霞，无

叶衬缀，坦荡舒展，自带几分孤高雅致。最是壮阔当属油菜花，层层叠叠的金黄铺向天际，与青山绿水、白墙黛瓦相映，风过金浪翻涌，裹挟着清甜花香漫遍四野。

春和景明，游人纷纷走出户外，踏青赏景，笑语盈盈。用相机和手机定格光影流转、人影悠然的瞬间，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，这份汉中春日的灵秀与生机，收进每一寸光影里，不负春光，不负这人间美景。（作者供职于汉中公路局）

去秦岭看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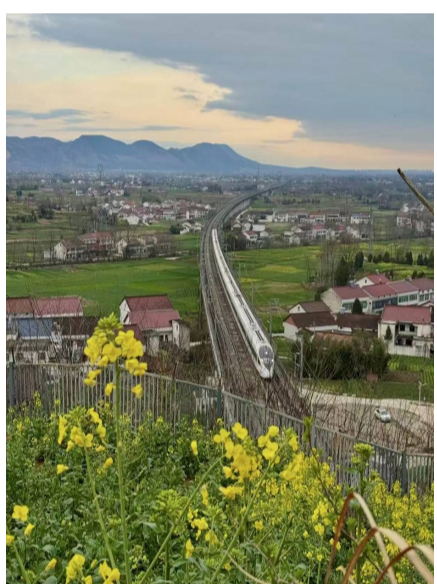
文 / 图 郑婉婷

三月风暖，西汉高速两旁的花开了。若问陕西哪条路最适合三月去看花，我首推西汉高速。这条穿越秦岭的路，从西安到汉中，一路串起好几个赏花点。秦岭服务区周边的山桃花开得最早，三月初就冒了头，粉粉的，和华夏龙脉雕塑群挨在一起，有几分刚柔并济的意思。再往南走，宁陕到洋县那一段，是整条路的精华。山上是野生的樱花，山脚下是成片的油菜花，黄绿相间，层次分明。

最妙的是龙亭出口附近。出了隧道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铺展开来，像打翻的颜料盘一样。当地人讲，这条路是交通人一点一点“种”出来的，从规划设计到绿化养护，哪一段种什么树、哪一段开什么花，都是算好的。如今开车走在路上，窗外有花，山里有景，不急赶路的话，真愿意开慢点。

沿途收费站里也种了花。紫叶李种在站区边上，三月开粉白小花，叶子常年是紫红色的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团团云。月季是四五月才开，但三月的枝条已经冒了新芽，养护的同事正忙着修剪，说剪好了，夏天才开得旺。

有一次，一辆外地车停下来问路：“师傅，这附近哪儿能看梅花？”我用导航帮他输入去往宁陕子午梅苑的方向。那里有上百亩梅花，一百四十多个品种，红梅、白梅、蜡梅都有，花期从二月开到三月底。司机道了谢，踩油门走了。我心想，这条路上的人，多少都带着看花的心思吧。我们的收费员在岗亭里，和车辆打交



道。透过窗户，或者换班休息时，在站区里走一走，看看紫叶李又长高了多少，月季的骨朵又鼓了几分。有时候想，这条路不仅是给人走的，也是给花长的。那些年种下的树，如今都开了花；那些年铺下的路，如今成了景观路。前几天看到简报，说养护部正忙着清理绿化带枯枝，修剪沿线花木，让一路繁花能更好地陪伴司乘人员。这就是我们交通人的日常。让路更顺，让花更美，让赶路的人能慢下来，看一眼窗外。（作者供职于咸北收费站）

汉中：又是一年油菜花开

文 / 图 刘燕

当春风轻吻上秦巴大地，汉中的油菜花便如金色浪潮，在广袤田野间汹涌铺展。朋友圈里，花海照片纷至沓来，撩拨得我心底那根关于往昔的弦轻轻颤动。掐指一算，自2016年调回关中来，竟已有九个年头悄然溜走。

初到汉中西乡时，记得那年春天上班是一场与金黄的浪漫邂逅。车子刚越过秦岭，钻出幽深的隧道，眼前，翠绿瞬间被耀眼的金黄取代。那时高速路旁没有规整的围挡，油菜花就那么旁若无人地紧挨着路基肆意生长。车窗微微开启一条缝，带着泥土芬芳的清甜便迫不及待地钻进来，汉中春天独有的气息瞬间将我包裹。

2014年，汉中开始筹备油菜花节，收费站门口原本默默绽放的油菜花，一下子成了吸引八方游客的旅游名片。我记忆最深的，不是花海有多绚烂，而是周末那川流不息的车流。游客为这一片金黄慕名而来，我们在岗亭里忙碌地刷卡收费，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可看到司乘人员摇下车窗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，疲惫便

如轻烟般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喜悦与自豪。

那时，油菜花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。下班后，和同事漫步在田埂，细细端详那四片整齐的花瓣，中间嫩黄的花蕊宛如娇羞的少女，引得蜜蜂嗡嗡盘旋。听老乡讲，油菜花全身都是宝，籽粒能榨出香气四溢的菜籽油，茎秆是喂牲牲畜的优质饲料。

最难忘的是和同事的欢乐时光。一次午后，我们趁着闲暇来到花海，身着工服，在金黄的背景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照片里，每个人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。那笑容里，有对工作的热爱，有对生活的憧憬，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。那时总觉得日子还长，花每年都会盛开，未来还有无数美好瞬间去邂逅。

然而，2016年调动通知下达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坐上回关中的车。望着后视镜那片逐渐远去的金色花海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那一刻我真切意识到，有些东西一旦离开，便再也无法带回。



关中的春风渐渐有了暖意，可我总是觉得这里的春天少了汉中那独有的厚重。又是一年油菜花开，看到那熟悉的金黄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西乡，想起那个熟悉的收费站路口。我渴望再去那里站一站，感受熟悉的微风，聆听蜜蜂的嗡嗡，重温与同事

们扎根花海，并肩奋斗的青春岁月。我去汉中，不只为欣赏那绚烂的金黄，更为捡拾散落在时光深处的珍贵记忆，赴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之约。（作者供职于西宝分公司兴平西收费站）

京昆高速：一路向南看花海

文 / 刘欣

三月中旬休假的时候，我和妻子沿着京昆高速，一路向南，向着春天进发。

车过秦岭，才真正懂得什么叫“一山分四季”。北坡的山色还是枯黄的，偶有几株山桃怯生生地探出粉白，像是试探着春天的深浅。山路蜿蜒，隧道接连不断，每次从黑暗中驶出，窗外的景色都悄然换装。待翻过秦岭服务区，过了那些长长的隧道群，南坡已是另一番天地——漫山遍野的嫩绿扑面而来，空气里都透着湿润的春意。

最震撼的，是汉中平原上那片油菜花。车窗外，金黄色的花海铺向天际，像是谁打翻了春天的颜料桶，泼洒出这铺天盖地的绚烂。高速公路穿行其间，仿佛一条灰色的绸带飘浮在金色的海洋上。农舍点缀其间，白墙黛瓦，炊烟袅袅，偶尔能看见农人在田埂上劳作，让人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我放慢了车速，妻子摇下车窗，油菜花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气息涌进来，是春天最真实的味道。

车里很安静，只听得见轮胎与路面轻柔的摩擦声。我偷眼看妻子，她也正望着窗外，脸上是久违的柔和。几天前那场争吵，像一道看不见的屏障，还横亘在我们之间。不过为

琐事争执几句，最后却演变成冷战。男人总想争个对错，却忘了家是讲情的地方。窗外，油菜花田连绵不绝。我不禁想起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句子：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这样的春色，这样的生机，该是化解一切坚冰的良药吧。大自然的生命长河生生不息，而人的生命却如白驹过隙。在这永恒的春天面前，我们那点情绪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路过一片开阔地，和妻子站到路边远眺。山风拂面，带着花香和青草的气息。妻子忽然指着远处的山脚：“你看，那一片花开得真好。”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与山间的野桃花交织，黄的灿烂，粉的娇嫩。那一刻，我看见她眼里的光一如年轻时。

重新出发时，我轻轻碰了碰她的手，她没有躲开。车窗如镜，映出她的侧脸。我突然想起多年前，也是这样的春天，我们第一次去郊外看油菜花。她穿着牛仔背带裤在花丛中笑，阳光把她的发丝染成金色。那时的我们，以为爱情会像春天一样永驻。

车到广元时，已是傍晚。我们去吃了麻辣串，品尝了猪腰子、肥肠这些地道美食。夜色降临，一起在嘉陵江边漫步。江风拂面，看着两岸灯火，听着女皇故里的千年故事，春风



吹过江面，波光粼粼。我鼓起勇气，提起我们初识的画面。妻子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：“你还记得？那时候你多傻，明明知道自己会摔倒，可还是先接住了我。”她的笑容，比春日里的阳光还要温暖。

返程时，我们又驶入那片油菜花海。我们的话也多了起来。说起家里的事，说起工作，说起将来的打算。那些天的隔阂，就像车窗外渐行渐远的秦岭山脉，终于被甩在身后。

我望着掠过的油菜花，忽然觉得，我们的感情也像这花一样，经历了寒冬，终于在春天绽放。或许所有的矛盾都像是冬天的霜雪，看似冷酷，却能让春天的花开得更艳。

这一路从西安到广元，沿着京昆高速到嘉陵江畔，穿越的不只是秦岭的隧道与山川，更穿越了我们之间那个短暂的冬天。岁岁年年，花开不败，花开一路，心也一路花开。（作者供职于咸北收费站）

最美耀旬路

文 / 图 赵哲

与耀旬路的相遇，始于2014年初秋，也始于一场奔赴爱情的旅程。自那以后，新区与照金之间的六十多公里长路，便成了我生命里最温柔的往返。这条路，是铜川红色旅游的精品干线，更是蕴藏着烟火、风景与初心的心灵归途。

从新区出发，最先映入眼帘的，便是被誉为新区第一桥的玉皇阁大桥，一千二百余米的桥身凌空而起，八十八米标高的大桥横跨赵氏河峡谷。我始终记得，那年九月十日傍晚，我骑着摩托车，载着彼时的恋人、如今的妻子，在暮色里缓缓穿行。晚风轻拂，灯火初上，脚下的峡谷水面开阔，夜色温柔得像一首无声的诗。我们并肩而立，牵着手看灯火与星光相融，看山河在暮色中舒展，那一刻，长路有尽头，爱意却无边。

桥头公园视野开阔，凭栏远眺，整座大桥如长虹卧波，壮阔而沉静。继续向前，油峪河大桥巍然屹立在青山之间。盛夏傍晚，车窗轻摇，山谷清风穿堂而过，携着草木的清香，吹散一路风尘，也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。

车行至小丘镇，烟火气扑面而来。这里的刀劈面，是小镇最动人的味道。民谣里唱：“擀成纸，擀成线，下到锅里莲花转。”一碗热气腾腾的面，红汤鲜亮，面条细长，藏着当地人最朴实的生活滋味。我第一次遇见它，便被那烟火蒸腾的暖意深深打动，一口入喉，是乡味，也是心安。

再向北行，便是照金。“日照锦衣，遍地似金”，这片土地的名字，自带光芒。作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核心，照金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红色的记忆。继续前行十余分钟，薛家寨便藏在青山翠谷之间。这里曾是红军大本营，山林葱郁，绿荫蔽日，气温温润宜人，天空清冽如洗。徒步其间，触摸自然，聆听历史，一步一景，皆是初心与信仰。

一条耀旬路，一头连着烟火人间，一头牵着红色山河；一路载着年少爱意，一路守着岁月深情。它是一条通往风景的路，更是一条通往心灵、通往记忆、通往信仰的路。（作者供职于铜川市通宇公路机械化养护中心）



春天来了，百花盛开，读几首古诗，感受前人经历的春日美景。

诗家清景在新春，绿柳才黄半未匀。若待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这首唐诗作者是杨巨源，上林苑是汉代长安皇家园林，景色优美，诗人的意思是春游要趁早，要是等到百花盛开，游人太多，反而影响游玩的兴致。

韩愈有一首《李花赠张十一署》，描写的是梨花。韩愈在湖北江陵城外，遇到李花盛开，十分茂盛，看起来比雪还白，非常壮观。尤其在春风春雨洗涤后，那种美感不可方物，花团锦簇，照亮了夜空，引得金鸡报晓，太阳初升。在朝霞的映衬下，花树更加绚烂夺目。这首诗风格十分奇崛，意境非同凡响，动人心魄。当时韩愈遭遇低谷十分迷茫，想到人生如此曲折，还不到四十就老得长出了白发，想起年轻时游春赏花的情景，决定在花下饮酒，不醉不归。他不想浪费春光，辜负花期。

古人比现在人精神压力小，懂得释放，他们喜欢户外活动，喜欢露营，喜欢在花下聚会饮酒赋诗。尤其是李白，他说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”，一人一壶酒，一醉到天明，何等飘逸，何等自我，要不然人家最终成为诗仙，就是这么炼成的。李白还有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，他和一群兄弟在桃李盛开的芳园之中饮酒赋诗，秉烛夜游。

我为什么对韩愈这首诗特别有感触呢？因为韩愈当时被贬官，从京城长安贬到岭南烟瘴之地，可谓遭遇人生至暗时刻，在那待了一两年，然后幸好遇上新皇继位，大放天下，他才能够调回内地，来到江陵。人生的漂泊，增加了感慨，所以他对李花盛开的心情格外复杂。我也曾在秦巴山区秦头楚尾的白河待了四年，每逢春花秋月，也是特别有感触，尤其是他乡望月、他乡对花、他乡遇故人的时候。诗人的感触都是因为人生际遇而引起的。

2021年的春节，我在白河服务区度过，一个人采一束油菜花，喝一杯酒，我也写了一首诗《除夕守岁一首》：“未到天涯不知春，谁知春已到人间。自采野花成一束，牛年还是牛栏山。”

欧阳修有一首《戏答元珍》也是同感，欧阳修被贬官到夷陵，就是今天宜昌，也是个

山区，鸟不拉屎的地方。他当时还年轻，想到以前在西京洛阳，现在被贬到偏远山区，心理落差很大。但诗人就是诗人，他适应了环境，写出了优美的诗篇：“春风疑不到天涯，二月山城未见花。残雪压枝犹有橘，冻雷惊笋欲抽芽。夜闻归雁生乡思，病入新年感物华。曾是洛阳花下客，野芳虽晚不须嗟。”偏远的山城，春天来得特别晚，依然不见花开，那是因为山区气温低，足见荒凉程度。但是春天的迹象已经逐渐显现，大雁北归，鸣叫声让人想起故乡，一场重感冒让人更加孤单，想当年自己也曾是洛阳花下客，山里花开得虽然晚，也依然值得期待，这心胸是多么豁达。

所以诗人就是诗人，能够接受命运的无常。洛阳是欧阳修文学梦开始的地方，以牡丹甲天下而闻名，他还写了一篇专著《洛阳牡丹记》。

“春风吹面薄于纱，春人装束淡于画。游春人在画中行，万花飞舞春人下。梨花淡白菜花黄，柳花委地芥花香。莺啼陌上人归去，花外疏钟送夕阳。”这是一首歌，词曲都是李叔同创作于1913年，是中国第一首按照西洋作曲法创作的歌曲，带有民国初年的清新气息。听这样的歌，江南陌上花开的盛景浮现眼前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，一年盛景总不同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人生的每个阶段，看到的景虽然都差不多，但是感受完全不一样。就像杜甫所说：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。”

赏花诗最伟大的是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所谓孤篇压全唐。一首诗中，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，五种最美元素汇集，使美成为永恒。每次读这首诗，都感觉我永远不会老，感受到浩瀚宇宙的永久魅力，就会更加珍惜每一个春天的时节。（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服务集团）

诗中赏花

文 / 李虎

